黄河石林饮马沟大峡谷 ■张文忠

岁月悠悠

《西游》伴我三十年

■张佳 文

忽然传来杨洁导演逝世的消息，一时间网上一片惋惜声。人们纷纷向这位老艺术家和她的作品致敬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掐指算来，不知不觉，杨导的这部经典之作《西游记》已经陪伴我度过了三十年。

第一次看电视剧《西游记》要追溯到1986年，当年我才刚刚上小学，那时候班里不知哪个同学得到了可靠消息说今天放学后电视台要放《西游记》。想到连环画里变化多端的孙猴子就要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电视屏幕里，小伙伴们在一起七嘴八舌议论纷纷，开心得像过年一样。记得那会儿我家还没有电视机，放学以后，心里总想着《西游记》，我在家怎么也坐不住了，就去小区大院内溜来溜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楼上不知哪家电视机开得响，窗户里传来了《西游记》那惊心动魄的片头曲。我在楼下虽然看不见电视画面，但能“收听”到那如梦如幻的音乐，也算是第一次和《西游记》结了缘。

后来家里终于买了台电视机，于是外婆、父母和我常常坐在一起看《西游记》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忆起当年最害怕看“三打白骨精”那一集，恐怖诡异的气氛给童年的我留下了不少心理阴影。每次快放到这一集我总是纠结半天，想看又不敢看，最后忍不住偷偷看几眼，“窥豹一斑”，一放到白骨夫人吃人吸血时吓得赶紧躲开。这恐怕是儿时的我看的第一部“恐怖片”吧。后来《西游记》放到唐僧被黄袍怪捉走，猪八戒去请美猴王回来救师傅时却停播了。母亲说，扮演唐僧的演员读大学去了。那时候的我还不大明白读大学是怎么一回事，只是天天盼着大师兄快点回来，救回师傅继续取经之旅。

1997年，我也上了大学。第一年在“远离”家乡的无锡郊区过渡。那时候没有高铁，也没有现在随处可见的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网络，第一次离家远行，从城市到乡下难免觉得想家寂寞。记得班里有个姓徐的同学也非常喜欢电视剧《西游记》，用随身听把它的精彩片段录了下来。某节课老师如果讲得乏味无聊或玄之又玄了，就拿出随身听来“听”《西游记》，还给我一个耳机与我一起共享。那时这种可录的随身听还是高档产品，“先进”的方法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。

后来我去北京读研究生，期间去了德国。第一次出国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总得准备点精神食粮。这时候的物质条件比以前用随身听听磁带那会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，我有了笔记本电脑，里面特意存了一整部电视剧《西游记》。每当闲暇时，我总是独坐灯下，打开电视剧尽情地回味。左邻右舍，楼上楼下都是老外，整幢楼里像我这样还在看八十年代国产“老土”电视剧的恐怕仅我一家。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”？我乐在其中矣。

不知不觉三十年过去了。当年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我，转眼便已年近不惑，小鲜肉俨然变成了大叔。岁月如梭，物是人非，真让人感慨万千。这些年唯一不变的，恐怕就是对《西游记》的喜爱。每次打开电视剧，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，回到过去一家人一起围坐在电视机旁的时光。作为一名普通电视观众，我要感谢杨导为我们带来了这部陪伴我们长大，带给我们无数欢乐和记忆，经时间长河洗礼而愈发光彩夺目的经典之作。

向老艺术家致敬。向经典致敬。

意犹未尽

惜物

■冯诗齐 文

在超越了温饱的时代，再提这两个字，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？

非也。其实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“奢靡”一向不待人见。即使生于大富大贵之家，如果后代不知检点，一味显摆张扬，定会被人斥为纨绔子弟、败家子，这样的人必定不能守住家业。

“惜物”就是对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怀有珍惜之心。物尽其用，不随便浪费虚掷。

参观过绍兴鲁迅故居的人，想必会注意到鲁迅受业书房外小桌上放着的一块铺地用的“金砖”。那块吸水强的方砖，是供学童练字用的。初学写字的人，用笔蘸水在砖上挥毫，写了干，干了再写，可以省去昂贵的纸张。尽管鲁迅发蒙时家道已经中落，但采取这种节俭办法的，并非是无奈之举，完全是当时普遍、常见的措施。

虽说造纸是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，不过在历史上，书写的媒质似乎一直很金贵。以狂草著称的怀素和尚，有“书蕉”的传闻，就是买不起纸，在肥阔的芭蕉叶上挥洒；同是唐代的书画家郑虔，“好书，常苦无纸”，于是就在枯落的柿叶上练字。还有人看到公共场所雪白的粉壁心痒，不惜抓笔在上面涂鸦，结果往往乐极生悲，酿成“反标事件”……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号称“二王”之一的王献之，兴之所致，竟然在人家白绸裙上乱涂乱画。幸好人家知道他名气大，再说穿一件带抽象图案的白裙出去也很酷，于是没让他赔偿损失。只是这件墨宝拿回去不太好裱。还有那位被誉为“楷书鼻祖”的钟繇，走到哪练字练到哪，连睡觉也要用手指在被子上练点划，结果把被子也划破了。

我们今天练习写毛笔字，大概不再需要拣树叶子或是找铺地砖了。比如，你可以买块“水写布”代替，或者学学公园里每天在地上用水笔“练大字”的老伯伯，他们中有的人一手行楷漂亮得叫人妒忌。要是觉得用水写字感觉与用墨不同，不爽，也可以先在旧报纸上练习。在报纸上书写，感觉同在元书纸上写差异不大。而要体会运笔轻重、结构安排，其实在什么媒介上写都没有区别。

总之，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，心怀“惜物”之情，不失为一种美德。

生活故事

杜鹃花

■徐崇伟 文

杜鹃花，美誉花中西施。当然，我喜爱杜鹃花，除了它的自然美，更有源自于儿时记忆中的美。

儿时看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，那满山盛开的“映山红”，至今记忆犹新。2010年，我有机会去江西井冈山，专门到当年的苏区参观，可惜错过了花期，没能看到“岭上开遍映山红”的盛景。

妻子祖籍在水绿山青的浙中诸暨，美称西施故里。这几年的清明节，我都与她一起去家乡扫墓，祭拜岳丈大人后，顺带看看生长在山里的“西施”。此时，它们还处在花蕾期，只有在阳光充裕的地方，才能看到少数几簇红色。家乡人称它们为“山花”，盛开时满山红遍，非常壮观。

井冈山的“映山红”，诸暨的“山花”，都是原生态的杜鹃花。由于没有看到盛开时的美景，无法对两地花的特性进行比较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当地人都热爱杜鹃花，并以花为媒，发展旅游经济。比如，井冈山把“映山红”作为工农红军的代名词，弘扬井冈山精神。诸暨的“山花”，孕育了浣纱西施，闭月羞花办起了农家乐，传播华夏悠久文明。

五年前，我在自家的露台，种植了一株杜鹃花，几年下来已是枝繁叶茂。今年春天暖得早，且雨水充足，翠绿的枝头早早露出了花蕾。随着气温的上升，花蕾渐渐挣开褐色的花苞，绽放出粉红色五星状的花朵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如笑如虹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：
zfk@yptimes.cn，欢迎投稿

杨浦记忆

午饭

上海机械学院附属子弟小学旧事五

■王卫 文

“午饭”简单的词，在我的童年时代却包含着许多深情的回忆。

记得上小学，因为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双职工，孩子们的午饭都是各家自有自家的办法，我们家兄妹吃午饭的任务由父亲负责。父亲是机院附属工厂的教工，在生产科工作。

学院的食堂分为学生食堂和教工食堂，学生食堂主要集中在学院的东北角（称东房），教工食堂在学院的南面（称南房）。

教工食堂正门方向朝北，对面是第一、第二学生宿舍，西面紧挨着附属工厂，东面和大操场连通，食堂的背面是杨浦木材厂。教工食堂是长方形的平房，长约80多米，宽约30多米，面积大概有2500个平方（包括厨房）。食堂有两扇大门，因为是平房，门不高，但是特别宽大，按照现在的比喻可以并排开进3辆轿车，冬天会用很大的棉门帘来挡风。一进大门，左面是一排排买饭的小窗，挂着小黑板，上面写着当天菜谱，右边是厨房间、捡菜间、仓库、办公室和买饭票的窗口，桌椅都是木制的，桌子是正方形，椅子是传统的长方凳，中午开饭时间11点。

小学下课是11点15分，到家是11点30分。工厂中午吃饭的时间是分两批的，实习学生和车间里的员工是11点15分，科室人员是11点30分，以避开午饭高峰。父亲是第二批，可父亲工作特别忙，从来就没有准时回来过，这可苦了我们兄妹，三人常常趴在窗台上，往远处瞭望，希望能早点看到父亲熟悉的身影。时间一分分过去，肚子可真饿啊，最主要的是下午还要上课，眼瞅就要迟到。“来了，来了！”终于看到父亲，只见他手捧着饭锅，快步如飞往家赶，从他的严肃神态就能看出他深深知道：“我的孩子们早就饿了。”

父亲打饭的锅是铝锅，24公分大小，上面正好托住一个菜盘，锅盖往上一盖，下面是饭，菜在上面，饭的热量正好起到保温作用。父亲每次打饭，四人吃一斤二两小米黄糙饭，两个菜。

有一次，父亲打的菜是糖醋带鱼、鸡毛菜，这可是我最爱吃的菜，酸溜溜的汤汁，甜蜜蜜的带鱼，食欲大开。本来我就胃口大，不一会就吃完了，回头一瞧，父亲不见了，走到厨房间一瞧，只见父亲一边看着加工图纸一边在扒饭吃，桌子上放的是一碗用酱油冲的汤。父亲看到我进来，吃了一惊，我一言不发，立刻背起书包就往学校奔去……

小学一年年升级，我们也都长大了。

中午买饭的事，终于由我来负责了。特别是放暑假期间，打午饭更是我必做的事。每天，我和小伙伴们早早就到了食堂，在窗前排好队，认真看着菜单，既要荤素搭配还要合胃口，食堂烧菜都是大锅灶，火头旺、很好吃，有特色的菜是：糖醋带鱼，红烧小排，还有花菜炒猪肝。记得那位卖饭的师傅姓“柏”，高高的个子，动作很麻利。通过窗口，可以看到里面盛菜的桌子上放着统一的小搪瓷盘，事先盛好的菜按品种整齐摆放。食堂做的馒头也有特色，不是一个个馒头，而是把馒头做成一排长，每隔一段有刀口，代表是一个馒头，10个馒头一排，如果你买10个馒头，就给你一排，买两个就两个切一刀。

小时候，每周我还能吃上一次丰盛的午饭，是我母亲亲自做的。母亲是隔壁电工机械厂医务室的医生，每周二是她的休息日。礼拜二那天，我早上起床准备上学时，母亲为了这顿午饭已早早去菜场买菜去了。中午，我迫不及待等着早点下课，铃声一响，飞奔出教室，恨不得一步就踏进家中。

到了家，母亲早就把饭桌摆好，碗筷放好，一定叫我们把手洗干净。桌上放着4个大碗，上面倒扣盖着饭碗，使得烧的菜更有了神秘感。我们兄妹三人静静等着母亲把饭碗轻轻打开，啊——好丰盛的一桌菜，母亲做的菜非常好吃，她最拿手的有红烧青鱼、鸡蛋木耳炒肉片、烤麸木耳和鸡蛋番茄豌豆汤，兄妹三人敞开肚子吃了个饱，母亲看着我们的吃相，总是温柔地笑。

如今，母亲已经90岁高龄，自己做饭再也做不动了。当我每周给母亲送去我自己做的午饭，看着母亲的满头银发，看着母亲慢慢嚼着饭。

当今社会生活好了，有了各式美味佳肴。但对我来说，父亲打的饭，母亲做的菜，才是世上最丰盛的“午饭”。

本报地址：上海市江浦路667号 电话：25033858、25033874或25033860 传真：65891335 邮编：200082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